分享專輯125. 輪迴的探討（2）6-11-2023

城隍爺是淨光兄弟的一名成員

Gabriel：不知為何，上星期看完輪迴的討論後，怎樣都不覺得啟示、光課、輪迴，有什麼衝突的地方。啟示說沒輪迴，是因為啟示講神的實相；佛說有輪迴，是因為意識沒覺醒的人類已遠離神的實相，迷失進幻相（輪迴）去了。我怎麼看都覺得祂們講的都是同一種宇宙觀呀~或許可以把輪迴看成像南柯一夢那般，歷經人生百態，醒來只是一場夢，我們像在夢境（或者說幻境）一樣一直做著輪迴的夢，那我們何時醒來回到神的實相？不知道，端看個人要不要選擇醒來罷了，如果覺得在夢境中玩得樂不思蜀還不想回家，在天堂島的老爸也不會說什麼，祂尊重每個孩子的自由意志。如果都不醒來的話，是不是就可以多好幾倍的討論文一直講的什麼50年的地球經歷哈哈~那光課在幹嘛？我想起在全面啟動的影片中，主角會用關鍵物當做從夢境回到現實的提示，我想光的運作除了可以協助清理掉不屬於自身的思想意識，也可以說是可以讓我們從夢境中醒來，將我們拉回神的實相的觸媒。但這不是搭把手立馬就可以拉回去這麼簡單的，畢竟我們承載太多不屬於自身的思想意識（比如遺傳性的意識），而且還當真了所以才會跌入幻境，因此清理得是首要，就像路邊被掛了一堆美麗燈泡的樹，是很漂亮沒錯，但並不屬於樹本身的東西，必須先拿掉那些外加的燈泡，讓樹恢復原本的樣貌，不再做掛燈泡用的架子，而去做樹該作的事：紮根、成長、茁壯。不過對於如幻境般的輪迴，我倒覺得焦點放在怎麼跟真理之靈和思想調整者合作讓自己可以跟神的實相接軌似乎比較實際一點，試想，如果一個靈魂可以在地球歷練出如何從地球的幻相坑回到神的實相的經驗，這應該會很有成就感吧~最後有個感慨…引導地球凡人的思想調整者實在太辛苦了啦！！！

上一篇輪迴的分享中，Cindy問到：
Cindy💕：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那光課的體系一層又一層一輪又一輪不停清理的到底是什麼呢？它所清理的只是所謂的人格體嗎？對於我們這些在地球上只有幾十年的新靈魂而言，就像一座新房子，有多少垃圾需要清理呢？

恒芬：清理是光的運作的一部份，但清理只是光的課程的起步，淨化後它讓我們與自性靈魂、較高維度的頻率連接，開啟我們內在的智慧與生命的活力。

至於自身有多少東西需要清理的？在我們的DNA裡，有許多祖先的意識在我們之內。我說甚至有許多我們在無意識中吸收到的集體意識都成為我們的一部份，這些都需要清理，然後我們才能不被一些思想意念所牽制，才能在覺知中保持較高意識，我們的生命才會進入正循環。

上周週末我的兩個皮拉提斯教練分別參加了清理祖先意識的工作坊。他們知道我分別與兩位老師上課，但彼此不認識，卻不約而同地進行清理祖先遺傳業力的運作。一個老師在雪士達山為一位薩滿老師辦這一主題工作坊，一個跑到波特蘭參加同樣性質的工作坊。我一個朋友特地從外地來雪士達山參加這工作坊。幾年前，我參加過這位薩滿老師的為死亡做準

備的工作坊，但這次我沒參加。因為我知道這幾十年在光的運作中，我已清除了許多家族業力，即使還有殘餘，也是我個人的功課，我必須自己在覺知中轉化。至於我如何知道，那是另一個專題了，以後有機會再探討。

今天我們就討論一下我的內在為什麼知道這經由光的運作，便會在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達到一定程度的家族業力的清理。有一次我與朵朵、良蕙談到我覺得我們民間信仰的神靈其實很多也是隸屬麥基洗德的淨光兄弟的成員，名字是為我們的方便而賦予的。就像我在臺灣不僅有一個正式的中文名，還有許多小名。到了美國，一般美國人不知要如何準確發我中文名字的音，我的中文名字被他們叫得聽起來好蹩扭，只好隨便取個英文名字讓他們叫了，名字不同，但卻是同一個人。我說城隍爺有一次告訴我說，他是淨光兄弟的成員。朵朵想知道細節，下面是她的記錄。

朵朵：
光的課程中我們每一課都會有來自上師的訊息，我們通稱這個教育團體為淨光兄弟及天使聖團，一直以來我都以為這個教育體系是屬於舶來品，與東方的宗教或修行體系無關。直到有一天與老師聊天時，Vicki說：「我覺得我們本土民間信仰中的許多神明，是淨光兄弟的成員。我們去授鎮宮，玄天大帝鐘聲響起，我們後來才知道是表示歡迎，高雄梓官的南海觀音要他們宮廟的執事們習修光的課程，還指示他們找那位老師。而那位教師原本完全不知道有這間宮廟的存在。良蕙說，她的朋友是三官的代言人，自己也說三官也是要她修光課。Vicki接著說：城隍爺也是啊，他透過一位光課教師在城隍廟裡跟我說的。

什麼？城隍爺是我認識管好兄弟的那一位嗎？這不是管陰間的嗎？當下我貓的好奇心就來了，當下使出美食換故事的技倆，誘拐老師講故事。這故事有點玄妙，但我從中獲得不少領悟，也證實我的一個想法。對這一教導我不敢藏私，徵得Vicki的同意，我與大家分享：

（對話以Vicki老師視角呈現）
Vicki：這發生在我父親過世後之後第四年的母親節。那天在Toni奶奶的工作坊中巧遇一位通靈的朋友，當時Tori 老師是工作坊的翻譯，結束後Toni需要休息。我們三人便一起去吃飯，吃完之完飯後就在附近咖啡廳喝茶聊天，那天或許是母親節之故，大家都在正式的餐廳，那間咖啡廳除了我們三個人之外，沒有別人。我們輕鬆地聊著。突然那位朋友忽然轉換話題及語氣，以較為嚴肅的口吻說：「他說，你要把光的課程本土化。」我心想，什麼是本土化？難道要翻譯成台語嗎？但臺語也是漢字啊，怎麼本土化呢？我問：「誰在講話」？

朋友說：「你爸爸」

我叫道：不可能，我父親生前最不滿的就是我從他的事業王國中出走。他認為我翻譯並推動光的課程是不務正業，都快氣被我死了，他怎麼可能叫我做光課的事呢？

朋友說：「你爸爸現在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意義重大」；「你爸爸說你要做影音。」朋友接著說：「你爸爸現在在城隍廟。」

我以為每一個城隍廟有一個城隍爺。因這些神明還在進展中，當他們高升時，就由新的成員補上。一時間以為我父親接手一個城隍廟，我說:「他生前雖做了一些慈善事業，但他的脾氣那麼壞，對靈性的東西偏見又固執，怎麼可能成為城隍爺？」

朋友說:「不是，他只是在那裏服務。」

我說:「在那兒做義工？那還差不多。」不過我還是很難想像他一個大老爺能做些什麼。

我問:「哪個城隍廟？」

朋友說:「在基隆。」

這時候我覺得是有可能了，因為我父親是基隆人，他所的慈善基金會的捐款項目都集中在基隆，因此去基隆城隍廟服務倒是合邏輯。而這點我這位光課的朋友並不知道。

朋友說城隍爺要我去一趟。我問說我去了可以與我父親說話嗎？朋友說不行，他不能跟我說話。我心想那要我去做什麼呢？但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還是請她陪我走一趟。

基隆有兩個城隍廟。朋友說他在廟口的那一間。一般廟口的城隍廟隨時都有很多信徒去朝拜。然而，那天雖然廟口很多人在吃東西，但我們進到廟裡時，卻空無一人。我們用手拜了一拜表示敬意之後就站在那兒不知要做什麼，但我的心很平靜，沒有任何期待或預設，幾乎是在一種靜心的狀態中，雖然我沒想過要那在靜心。隔了一陣子朋友開始講話了，她說:「我是淨光兄弟的成員。」

我問:「現在誰在說話？」

朋友說:「城隍爺」也是，在這裡只有城隍爺可以講話啊。

城隍爺說:「妳要好好地修，做好妳的工作，你爸爸跟著你在修，你修得越好，他也會越好」。短短兩句話便沉寂了，我們靜默一會之後，知道他只是要交待這一句話。不愧是城隍爺，威嚴不婆媽，我老爸生前也是這一型的，真是物以類具，人以群分，即使到了靈界也是這樣。我們便走出廟子，這時我知道我已清理了許多家族業力，否則心思細密、小心謹慎、萬事挑剔，原本看不起「光的課程」的老爸，是不會要跟著我修的。而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有關家族業力的工作坊或針對性的運作。我知道光的運作是全面性的，必然會清理到這一塊，儘管我們的意識可能不知道那些部份被清理了。至於我父親為何不是前往宅廈世界，而是在乙太層面上，不是我能理解的。當時還沒開始修訂玉苒廈，也就沒想到要問。或許人往生後，前往的第一個宅廈世界在該星球的乙太層面上？

朵朵:我聽到這裡時覺得好神奇，除了對城隍爺是淨光兄弟的成員之外，對Vicki老師父親的物質生命結束後、在那兒服務感到驚訝外，原來父母會因為我們習修也會有所提升！這個認知讓我欣喜。當時我心裡想，我母親失學不識字，我父親對靈性不感興趣，要他們看光課

修行難如登天，想提升他們也提升不了，結果最能回報父母恩情的，竟然只要把自己修好就行了！這方便多了~哈！但這是什麼原理呢？

老師解釋說，其實丈夫、兒女也會因我們的提升也會有所不同，因為在靈魂層面上所有次元都是連接發。當然，這種連接依個人及共業者的業力，轉化時間、過程與程度也會有所不同。次元與次元之間的關係可參考課外讀本漫談宇宙次元。

朵朵：我可以理解當我們的業力清除後，我們周圍的人便不再需要扮演角色來挑戰我們。但我很納悶逝者已矣，我們的內在思想，何以影響到我們已逝的父母呢？

Vicki老師說，佛家不是叫我們把一切功德回向給列代祖先及十方法界眾生嗎？必然有其道理。思想是一種頻率，強而有力的思想不受空間維度的影響。她以她與黃大仙的經歷來解釋：

那年我在山東的泰山避靜時，屋頂夾層就住了一個修行的存有，每天兩個特定的時辰他都會施食。我認為是施食是因早晚在特定的時候，會有一種灑食物的聲音，我想他灑的是沙子做為施食的工具，雖然沙子不是米，但他能以意念轉化它成為法界眾生的食物。一位有靈視力的朋友來訪時告訴我說，我的天花板上住著一位發著黃色亮光的存有，我便叫他黃大仙。正好那年的避靜，我抱著玉苒廈之書死啃，每次我被書中的高頻打昏時，沒多久就有被喚醒，很自然地繼續看下，一天之中好幾次昏睡過去，過一陣子，又被喚醒。後來我才知道是黃大仙想看，看我睡著了，把我叫醒，因為他要繼續看。奇妙的是，他讓我昏睡的時間不長不短，正好是我休息夠了，醒來時頭腦是清新的，可以繼續吸收啟示的內容。就這樣在我在那年入冬返臺前把那本書看完。第二年春我再去時發現人去樓空，閣樓安安靜靜地，黃大仙離開那兒了，我有種落寞的感覺。罵他：真沒良心，你獲得了玉苒廈的啟示就把我丟下走了，你是懂了，成道了，但我還沒懂，也不拉我一把。

Vicki老師繼續說：我後來理解了，當初黃大仙沒辦法用他的眼睛看人間的字，但他可以透過我閱讀時的思想來領悟書中的啟示，也可以說，思想本身就是一種頻率，他以讀取我的思想頻率來領悟書中的啟示。所以透過這個我推論，我父親也是透過我翻譯光課或修訂玉苒廈時的思想波頻來理解、領悟道理，獲得提升的。這也是為何當初城隍爺說我修的越好他就能越有好的進展的道理。這就是一人得道，九族升天的道理。當我們修的好的時候，與我們心有連接的靈魂都會受益的。

Vicki老師覺得我們本土的神明只要是勸化世人為善的，都是來自光界的使者。至於把光課本土化的意思，她後來的理解是要提升本土教師的素質，由我們自己的教師來帶領光的課程。在光中內在的智慧開啟了，一通百通，便不再需要重金請跟外來的教師學習一些枝節了。當然，有機會與外來的高素質的老師們成為朋友，互相交流，還是很好的。

朵朵：所以當我們群組討論要燒光課書本給祖先念時，Vicki老師在前一周就給了答案，真是共時呀！我想到「觀音之愛」裡面說，光的課程是目前地球所有靈性課程中，能將靈魂光體開啟到最大程度的課程，雖然上完要幾年的時間。但我們念書不也是一個年級一個年級地

上來的嗎？任何才藝都是要花好幾年的工夫來熟練的。心智的訓練也是如此，沒有長期反覆調整，很難達到打破舊有思想意識的效果。光的課程可以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在任何時候停止，是一個相當自由的習修法門，只要願意，時間不是問題，就像上師說的，要對自己有耐心。

觀音之愛裡面提到我們要學習的是讓心中充滿愛，讓自己時刻處於喜悅，讓靈魂的傷痕被療癒；而靈魂光體被開啟後，我們的靈魂能量場將不再如此黯淡無光，我們的靈魂可說是開始發光了；隨著負面情緒能量釋放越多，我們的靈魂就會越來越光亮，當我們的靈魂體越光明，宇宙間更多的光與愛更容易進入我們的靈魂，療癒自然就會產生。我想，當越多的光與愛進入我們的靈魂時，與我們有連結的靈魂，也勢必能感受到那些光與愛，有什麼比這種祝福更療癒的呢？！